

梵天廬叢錄

冊十

樂天集卷之十

十

梵天盧叢錄十九

慈谿柴 萼小梵

梁武帝手書祈福文

明季文化已徧江南。錢牧齋藏書。又為南國領袖。然未及終身。絳雲樓遂付一炬。良可為中國文獻悼。正不獨牧齋終身之憾也。全謝山聞見補錄。僅見鈔本。全氏著錄中所不載。當未付梓。

之書。今在漠中。蔣氏載絳雲樓書。宋刊元鈔尚不足珍。惟梁武帝手書祈福文五通。不獨墨林珍品。且其文亦為人間所不傳。祝融肆虐。攬歸天上。今人猶憤不可已。宜乎牧齋晚年惟學佛也。

莫愁買田券

錫山王氏舊藏莫愁買田券一頁。係硬黃箋。堅厚不易壞。首稱田五畝一分。坐石城東郊分陽橋南。東至某某田。西至某某田。凡四至無不備具。價四十三緡。其後年月漫漶。無由辨識。居議人顧三郎柳新等俱押五雲書。莫愁己名下亦有之。類建字。又類達字。不能識也。今世進產人不具名。此可見一時風氣。王氏家中落。歸甫里陳氏。得二百金。予曾見之。按莫愁有二生地不同。以上事考之。當是湖北鍾祥縣西之後莫愁。即艷稱於古今詩人之口者也。

書法衆長

晉王右軍少學衛夫人小楷。自謂造微入神。及渡江。見李斯曹
喜書之。許見鍾繇書之。洛見蔡邕石經。又於從弟洽處見張昶
華嶽碑。始喟然曰。學衛夫人楷書。徒勞年月。遂師衆碑。自成一
家。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唐張旭爲常熟尉。親自坐堂皇判事。
有一老人投狀。旭欣然判之而去。不知其隱。明日又投。又判之。
明日又投。旭怒其健訟。欲罪之。老人曰。小民非健訟也。誠愛公
書。欲假狀賺公書而藏之耳。旭曰。汝知書乎。對曰。小民非知書。
先祖父頗能書。旭遂至其家。觀其祖父之書。與所藏魏晉人真
蹟潛心學之。自成一家。尤工草書。時人目爲草聖。

聖教序三則

餘姚陳一齋先生嘗觀某君所藏聖教序點畫清勁紙色黃鏤殆是宋物而藏者堅稱唐搨惟殘缺甚夥不能確辨昔吳門專諸卷磚刻直可冒宋則此卷亦可類矣獨是世風尚謠收藏家每得一物輒自矜秘而觀者遂一切阿徇不問真贋極口頌祝如丐夫登門事事說好至此則贋鼎亦居然名貴矣

聖教序有二種所謂同州聖教序者今世相傳褚河南所書而吳徵譽嘗辨其非褚公書其說良是蓋褚公之歿在顯慶三年而此書元朔三年建是在褚公歿後五年也後人因此碑未署書者姓名謬添大唐褚遂良云云其添刻數字與碑文筆跡迥異學書者不可不知

宣和書譜釋懷仁積年學王羲之書其合處幾得意。○昔太宗作聖教序。○世有二本。○其一褚遂良書。○一則懷仁書。○集羲之諸行字法所成也。○二本皆為後學之宗。○據此則宋人已謂聖教序有褚河南所書之一本矣。○予謂當是後人集河南諸字所成。○所謂夫人為婢。○典型終在。○不然何以解於元朔三年建之五字耶。

陶穀勸進表

陳橋兵變。○勸進表乃出自陶穀袖中。○余玉堂君有詠史一絕句云。○陳橋兵變費貲猜。○一領黃袍何處來。○勸進表藏陶穀袖中。○此中默運有雄才。○此皆宋太宗相機而動。○布置已定。○使太祖作基址耳。○太祖即傳子。○非太宗之智略。○天下亦難定也。○觀其開館修書。

以收南唐西蜀之士。乃仿用唐太宗之策也。可見其胸有成竹。運籌已久。其心乎天下者。蓋非一日矣。陶穀原表字跡雄秀。效柳誠懸。宋亡後。為元世祖忽必烈所得。世祖學漢字。即以此表摹臨。元亡。為安歡帖木兒携往和林。

陳搏書福字

叢於邑中廬山寺。方丈見宋初陳圖南先生手書福字。大至四尺。潑墨濃厚。其初筆一點。如彈火迸裂。使人覩之心悸。字體在楷草之間。雄渾已極。詢諸寺僧。稱得自山西。尚有先生手書小冊黃庭經。聞均為滄上某猶太富翁以巨價收去矣。

王荊公書法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涪翁謂才翁傲晚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涪翁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荊公字本無所解。評書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涪翁阿私所好。謂荊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荊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荊公字法當時無一人賞音。而涪翁獨稱之耶。楊升菴謂才翁曲筆於范文正。猶愈於涪翁獻諛於王安石。可見士林評論一斑。

董思白心經

董思白心經海內有多本其石刻楷草所見不一然未有如臨海王氏一冊之精妙者思白行書本秀逸加以泥金藍箋輝映閃目反覆觀之不啻身在其側蕉窗棊几奕奕下筆時也世人素病思白書太媚若此卷者反是或問古人善書者奈何半寫佛經多寶塔麻姑仙壇隨在皆是曰世家大族每經鼎革則家藏遺蹟毀於兵燹而佛廬道院轉有幸存者猶之村農市僧先世名字家無遺譜徒以桑門法牒為據者耳

董思白書法

有明蓮池大師書法精絕黃賓虹先生見陳雪佳君藏師所書冊書為項氏女壽作世固不多見董思白為有明一代書家尤

絕少端楷。惟為蓮池大師書金剛經。則純用楷法。然至後數分。字漸大。帶行矣。益思白生平諸事隨意。不拘節目。故其書亦如是。嘗聞思白家居時。有一皇親某以紙求書。既相見。欲其即動筆。思白許之。皇親呼其隨從諸人。至於是磨墨者。運几席者。伸紙者。紛紛滿室。思白舉筆以筆頭從口中嚙良久。而不下。時適其友人青溪程正揆在座。乃謂皇親曰。香光先生每書。無須他人伸紙。請尊從稍退。從之。書畢出門。思白操吳諺。謂正揆曰。死在死在。程青溪有詩稿。略有雜著。論書畫都精妙。言其生平止作一夢。在二三十歲時。夢登七層塔。數年。僅登一二層。至六十六歲後。登至第六層。欲上第七層。竟無梯級。又三四年。從窗外攀

援而上極其艱難見第七層頗矮中趺坐一老者閉目不語問之不應其自叙如此不解所謂又思白致仕嘗以小舟泊虎邱山塘欲收買近時人書畫諸粥古者多以董欵書畫至皆贗本也內一字卷思白自忖曰我實未嘗書此然其書勝我遂以價得之而跋其後

盤游四體

有明書家之負大名者南則文衡山祝京兆而後起者則董思白北則邢子愿郭盤游而後起者則王覺斯也清雍乾中為書者南人多不師文祝而師董北人多不師邢郭而師王夫王豈優於邢郭而董詎超於文祝者哉人徒以其易似耶然究亦不

能為真手董也。郭盤許名臣德平人。嘉靖間諸生也。素工書。人無知者。聞其歲試時。首篇用楷書。次則八分。經義用小篆。其稿則羲獻草法也。督學者惡其吊詭。竟黜之。神宗朝。諸舍人以不善書忤旨。上自行校選。不限資格。一時能書者咸集闕下。盤許亦與焉。上閱其四體書。大稱旨。遂得供奉內廷。故今猶稱中書君云。其所書草訣百韻。神宗親為製贊。命勒石。箇京師。晚年又自刻於家。所書四體千文。亦鐫石遺子孫。清初後人微弱。其一為諸生。草訣石在焉。其一為縣胥吏。四體千文石在焉。聞皆完好。不闕。子孫雖貧。猶能世守其遺石。有足多者。今四體千文坊間翻刻。譌訛已多。傳家真蹟。不知猶在人間否也。

明思宗墨蹟

吳門任道鎔家藏明代名人書翰甚多。而思宗之手書尤為可貴。黃絹本。書王右軍事一則。為晉唐諸書所未載。字如核桃。大適勁雄渾。意態生動。潑墨濃厚。雖數層綾紙裱褙。而背面尚隱隱欲現遺墨之傳。鬼神當呵護之也。

張照阿彌陀經

清盛京故宮藏張照書佛說阿彌陀經一冊。係烏金箋本。泥金楷書三十八頁。後有素箋二頁。行書云。拘折金剛圈。吞卻栗棘拳。向無陰陽地。獨往獨來。著衣喫飯。舉足下足。不向如來行處行。方知黃面老子此經是真語者。是實語者。誦此經。牙間出迦

陵仙音書此經毫端涌寶光卅字收藏此經獲無量壽若開卷時心中目中尚有一個佛字不但累天瓶居士納一場敗闕且令四千年前老瞿曇破知妄語戒也下有臣照一印箋每頁均高七寸六分廣四寸又有照臨四種帖一冊素箋本十一頁籤題臨帖四種僅存三種每頁均高六寸廣四寸云

天地人三家

清代工書者有天地人三家一張得天尚書照一曹秀先學士地山一王偉人掌院杰也

石達開墨蹟

京師骨董家某由天津收得石達開墨蹟一帙筆力酷似顏魯

公黃色細紙長八寸廣五寸凡五頁所書卽四十字之大盜詩也字方二寸餘日本人許百金骨董家尙不肯售

袁昶三摺真蹟

張公亮言曩於日本之廂館見袁爽秋昶諫助拳匪疏稿真蹟乃用市井最粗惡之北都紙所寫凡數十頁每頁四行每行十七字頁首有黃簽一條纔如二指寬姓名官銜書於末頁字細如豆通篇行草漆注塗改不一而足紙後附綴東瀛名士題跋數十有作俳句小詩一二句者大都重深憐悼展視一過肅然起敬未幾卽以照相版印行彼國矣昔大鳥氏印丁汝昌遺墨岩崎氏編苗沛霖詩文與此而三皆為吾人所不能及者

老嫗寫金剛經

桐城許氏一老嫗年八十四粗通詩書以為人寫金剛經為業益師巫之異流家雖茅屋三楹而室中筆墨經卷位置整潔自云從三十二歲夫歿後即恃此度日月寫一卷或日寫一二分不等喪家以是經納棺中可速得往生計至七十歲已寫六百卷至八十四歲則共寫八百四十卷浚陽端忠愍公方督兩江時有人購其一卷以獻端極賞之跋云筆如細雨墨似濃煙使寫千本往生西天然嫗於是年即歿不克寫滿千本也

藝林虎賁

偽本臨書畫亦有不可盡棄者大抵氣韻神采雖遠不逮古人